

病房里，小李蜷缩在病床上，用放化疗后有些浮肿的手给我们发微信：“请借我一万元钱，我想活下去……”除了我，单位好几个同事都收到同样的信息。

此时，刚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完字的妻子，攥着行李箱拉杆的手指发白，她即将去深圳分公司工作。她在丈夫浮肿的手上亲吻了一下，留下一句“等我回来”。

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来到病房，小李说：“我给你们打张欠条。”我们异口同声地摇头：“不用，我们相信你。”小李满头白发的父母将苹果、核桃、花生等土特产塞进我们手里，嘴里不停地说道：“谢谢！谢谢你们……”

三个月后的某一天，小李含泪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第二天上午，去医院的那几个人又不约而同地来到我的办公室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言不发。爽直的大强说：“都莫装了，不就是想要钱吗？”大家心照不宣、七嘴八舌地说了一番，也没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，因为小李的妻子已再嫁了。最后，大家达成一致意见：“决不为难小李父母。”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件事渐渐地淡忘了。

六年后初春的一天，大强攥着汇款单冲进办公室：“你看，这是什么？”我夺过一看，汇款人栏写着“李守信”，附页页黏着半张发黄的缴费单，单子背面写着我们七个人的名字，名字后面是花生壳裂纹般的电话号码。

他不是死了嘛，怎么会给我们还钱呢？信封里的农药味儿解除了我们心中的疑惑，两个佝偻的背影在视线里摇曳起来。